

编辑:颜玲玲 版式:周 雄 校对:刘丽花

2019年6月10日 星期一

困顿之后获新生

作为一名省城来的帮扶干部,宋应龙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三宝乡时看到的场景:大部分村民的房屋很破旧且几乎都是“挂在半山腰”,路上到处流淌着牛尿马尿,脸也不洗的小孩光着脚满地跑。

“地瘦人穷文盲多。”三宝乡副乡长刘金松说,三宝乡属高寒山区,人均仅有9分地,粮食亩产仅350斤左右。2014年,全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县平均水平低1500元,40%的群众为文盲半文盲。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为斩穷根,当地政府对三宝乡进行整乡搬迁。2017年9月,三宝的中小学率先完成搬迁;2018年3月,第一批房学琴1个小时。

搬迁户入住;今年5月底,全乡1233户5853人均签订了搬迁协议,其中94.73%的村民已搬迁入住,剩余的也将陆续搬迁。

刘金松介绍,为确保搬迁群众快速融入城市生活,晴隆县着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安置点配套建设了医院、中小学、校、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工服务站,通过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开展社区融合活动。

西畴县位
于云南省东南部,是云南乃至全国石漠化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全县1506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99.9%是山区,喀斯特面积占75.4%。过去,这里基本失去生存条件,山大石头多、贫穷落后是它给外界的最深印象。现在,这里的全部村寨通了公路,石旮旯中造出了大片“梯田”。今年4月30日,云南省政府宣布,西畴县达到脱贫标准,退出贫困序列。西畴县的脱贫故事值得细细品味。

苦战105天

石旮旯里刨出600多亩“三保”地

“那个时候太穷了,路不通,电不通,房子破烂,田地少得可怜,粮食不够吃,说起来都是泪……”回想起20多年前刚嫁到西畴县蚌谷乡海子坝村时的生活状况,48岁的谢成芬仍然唏嘘不已。

“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只见石头不见土,玉米长在石窝窝,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这是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也是昔日西畴人民在石头缝中艰难求生的真实写照。

石漠化号称“地球癌症”。过去的西畴,漫山遍野的石头,贫瘠稀少的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有地质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末,全县处在温饱线以下人口占到总人口80%以上,食不果腹、房不遮雨是普遍现象。1985年全县农民人均占有粮仅135公斤。

江龙村、多依坪、岩头村……这些村寨都有一个共同外号“三光村”——“树木砍光、水土流光、姑娘跑光”。

江龙村70多岁的刘超仁说,他们村过去不仅是“三光村”,还是有名的“口袋村”,辛苦种一年地只够吃半年,村民经常扛着口袋借粮食吃。

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失去生存条件的窘境,当地老百姓将如何抉择:搬家?等政府帮扶?靠社会救济?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1990年12月3日,王廷位、刘登荣等党员干部带领蚌谷乡木者村300多名群众,喊出了“搬家不如搬石头”的口号,男女老少齐上阵苦战105天,用铁锤、铁杆等原始工具,在石旮旯里刨出了600多亩保肥、保水、保土的“三保”台地,秋收时玉米增产了4倍,一举甩掉了“口袋村”帽子。

这一声炮响,拉开了西畴人民与石漠化抗争、向石旮旯要地的序幕。看到了希望的各村寨群众,纷纷投入到炸石造地的抗争中。

当地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出台炸石造地和中低产田地改造补助政策,全县掀起了以炸石造地为主的基本农田建设高潮。

教育孕育新希望

“以前觉得上学很痛苦、很累。”原住三宝乡大坪村的文安菲说,去乡里的三宝学校,走路要1个多小时。有时怕迟到早饭都不敢吃,冬天雾大还得打着手电筒,到学校觉得特别累,第一节课经常打瞌睡,放学回到家天都黑了,还要帮忙放牛、割猪草。

现在晴隆县第六小学离安置点很近,走路10分钟就能到。让文安菲不舍的不仅是轻松的上学路,还有明亮的教室、宽阔的操场和多彩的课外活动。六小是寄宿制学校,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学校开设了电子琴、书画、棋艺等兴趣班,文安菲选择了电子琴,每天放学后都能在兴趣班练习,到了甜头。2018年4月,陈勇慧搬到小镇后即申

搬迁户要“稳得住”“能致富”,就业是关键。为解决就业,当地加快培训服务体系建设,为搬迁户举办电商、厨师、建筑工、刺绣等技能培训30多期,覆盖1800余人次。

此外,为了鼓励搬迁群众自主创业,当地政府还免费提供2000平方米的商铺作为自主创业平台,曾长期在外打工的贫困户陈勇慧就尝到了甜头。2018年4月,陈勇慧搬到小镇后即申请到了免费厂房开了家小型服装厂,贷款有优惠,购买设备也有补贴。陈勇慧说,服装厂主要生产苗族服饰,正常经营一年能挣五六万元。

三宝人有了新选择

搬迁户入住;今年5月底,全乡1233户5853人均签订了搬迁协议,其中94.73%的村民已搬迁入住,剩余的也将陆续搬迁。

刘金松介绍,为确保搬迁群众快速融入城市生活,晴隆县着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在安置点配套建设了医院、中小学、校、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工服务站,通过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开展社区融合活动。

阿妹戚托,在新时代的春风中重获新生。

搬迁户要“稳得住”“能致富”,就业是关键。为解决就业,当地加快培训服务体系建设,为搬迁户举办电商、厨师、建筑工、刺绣等技能培训30多期,覆盖1800余人次。

此外,为了鼓励搬迁群众自主创业,当地

政府还免费提供2000平方米的商铺作为自主

创业平台,曾长期在外打工的贫困户陈勇慧就尝

到了甜头。2018年4月,陈勇慧搬到小镇后即申

请到了免费厂房开了家小型服装厂,贷款有优惠,

购买设备也有补贴。陈勇慧说,服装厂主要生产苗

族服饰,正常经营一年能挣五六万元。

据新华社

奋进的阿妹戚托

——贵州三宝彝族乡整乡搬迁见闻

阿妹戚托,一支流传于贵州境内的彝族原生态舞蹈,意为“姑娘出嫁舞”,因其“踏地为节、以足传情”,被外界称为“东方踢踏舞”,2014年入选国家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三宝彝族乡是阿妹戚托的发源地。这里民族传统文化浓郁,却长期贴着“贫穷”的标签。作为贵州20个极贫乡镇之一,三宝乡2014年贫困发生率仍高达59%。为了摆脱贫困,当地政府对三宝乡进行整乡搬迁,迁出来的群众被安置在县城阿妹戚托小镇。阿妹戚托,承载着三宝的历史,也孕育着三宝的未来。



“石头地”里种出新希望

——云南西畴县脱贫记

这是云南西畴县兴街镇多依坪村新貌

两年时间

石山中“抠”出两公里多的进村公路

有了三保地,粮食大幅增产,解决了吃饱问题,但出行仍是难题。

一个个村寨喊出了“要发展,先修路”的口号,立下了“与其等着看,不如自己干”的誓言。

居住在深山里的董马乡张家老林村的张仁贵家,一家4口,3人是残疾。一家人凭着大锤、铁杆和锄头等简陋工具,用两年时间硬是在石山中“抠”出两公里多的进村公路。

鸡街乡的肖家塘村,邓招才、侯寿高、姚仕元、姚仕斌4个人,每天清晨7点半开工,晚上8点收工,风雨无阻苦战6年,在石头山中修出了5公里道路,小货车可以开到每家房子边。邓招才的一只手指被石头压断,简单用草药包扎后,又继续修路。

为凑钱修路、造地,有的村民卖了年猪,有的把儿女办婚事的钱拿出来……

20年来,当地群众凭着一股子韧劲,在悬崖峭壁中开挖出了3000多公里道路,公路密度达到云南省平均水平的3倍,行政村、自然村全部通了公路。

“三光村”“口袋村”

闯出了一条脱贫新路

20年来,当地群众炸石造地10多万亩,人均耕地从过去的0.3亩增加到了0.78亩,村民告别了在石头缝、石头窝里种庄稼的尴尬和无奈。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畴人民大力推进“山、水、林、田、路、村”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很多村寨把保护植被、植树造林写进村规民约,村民自发种树,努力把水留住。2012年以来,全县共治理石漠化140.2平方公里,封山育林12.62万亩,人工造林3.3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25.24%提高到53.3%。

产业发展大力培植,苦参、三七、重楼、核桃、烤烟、蔬菜……一个个产业快速发展起来。

曾经石漠化最严重的“三光村”多依坪村,如今是连绵的“梯田”,种上了5000多亩猕猴桃,村民增收有了保障。

初夏时节,远处看去,蔚蓝的天空,碧绿的“梯田”,崭新的民居,与层层叠叠的山丘,犹如一幅秀美的田园风光画。每逢节假日,游客争相前来旅游参观,一些村民开起了农家乐。

一个个“三光村”“口袋村”,甩掉了“贫困帽”,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村、小康村。

西畴县委书记蒋俊说,西畴人民在极度贫困的石漠化地区闯出了一条脱贫新路,这个不被看好的地方,提前摘掉了“贫困帽”。他们将继续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让当地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新时代的奋进道路上,西畴人民将迈着坚实步伐,勇毅前行。

据新华社